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三

左編

人類

儒

周荀卿道學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管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陸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

當時以意  
兵爲最強  
而神言不  
及桓文親  
甲爲手論

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食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慶賞，鱗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禁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過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  
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  
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齟齬耳  
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  
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  
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吝夫是

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繫  
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  
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  
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纜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者  
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  
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

賊也。故順刃者生，係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妄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黨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尤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

是其才又據其說

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  
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  
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不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  
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

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然好深湛之思。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

泉本因秦離宮，既秦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

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有弩、陸、遠，則石關、封、鬻、枝、節

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

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

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

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降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

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

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

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

神，又言屏玉女，郤處妃，以徵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

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其囿，神鵠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圍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圍四十里  
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  
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韋驎將軍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秦羽獵賦除爲  
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  
官富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  
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  
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  
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錄莫善於虞  
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  
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  
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  
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  
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曰雄素不  
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言

字雒，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



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不以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子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占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道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師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

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邴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

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敞廬在茅簷土階。巖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請謚文中子

漢田何等

傳經附孫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  
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楊

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宜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

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  
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  
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  
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  
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  
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持論  
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  
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初以此不見信喜  
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

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琅邪諸人也  
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亭田王孫宣  
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  
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  
廟先毆旄頭劔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與車馬驚  
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  
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  
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  
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

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符  
幸爲石顯所譖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  
也治易爲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  
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  
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  
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  
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  
人門人土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  
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東漢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  
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  
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違之里落化其仁  
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  
正遣吏齋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  
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  
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  
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  
衰

晉王弼

是  
王弼字輔嗣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  
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  
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  
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  
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  
焉恐將泥夫大道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  
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  
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

造鐘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  
四釐六毫四絲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  
累尺小黍實倫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  
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  
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  
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  
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  
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歿中丞  
致仕皇祐中更鑄入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  
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

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十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漢伏生濟陽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

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  
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  
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  
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  
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  
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  
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  
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  
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  
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  
傅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  
陰不再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  
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



謀大練  
窮諸君  
在其夢  
說

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滕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  
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王廢宣帝卽位。詔  
曰。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  
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奉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  
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

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

略難以應敵建卒白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爲石顯等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者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魯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快欽

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  
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張山拊平  
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  
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孔氏有古文尚  
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篇、  
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  
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  
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  
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暉暉授  
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  
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  
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  
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  
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

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牾有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武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

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歐陽歙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豈說耶不  
然猶生標

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  
在汝南城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歛求哀  
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  
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  
書奏而歛已死獄中歛掾陳元上書邀訟之言甚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繖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歛受  
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諫議大夫

後漢孔僖

附牟融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  
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旣乖矣請從此辭  
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  
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  
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  
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  
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  
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

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漢申公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下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

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  
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  
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  
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  
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侍從至見上上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環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

可為請  
法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  
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  
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  
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  
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  
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  
弟子選詣博士，振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  
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  
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旣至，止舍中，會中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  
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  
式曰：在此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過。墜式

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賢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圜擊鑿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下



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鄆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

兩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亦無謂與詩阿千

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侍詔殿中  
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  
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館  
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教授陳  
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嘗疑其非蓋本於東海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時人所自製韓詩序芣苢曰傷夫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

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

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頑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時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爲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旬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

漢胡母生睦孟嚴彭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督駐孟孟少時好遊俠關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入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祿信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  
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  
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琊王中  
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  
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時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授汝南尹更始本自專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廣弟子周慶  
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亦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  
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費康長其  
其文亦佳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覽盡得利  
之態

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  
中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  
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矣。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村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其謨。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口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公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

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進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傲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鷺鷥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事札。

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揅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舜者而產

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議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礪綜微，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達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達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因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達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  
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  
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  
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  
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  
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  
爲、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纒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是經世務

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  
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  
狐疑，懷上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故遣兵圍臣。今復  
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衆獨拜如

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鐵，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  
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  
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  
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  
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  
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

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

磨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

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占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指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日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



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

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士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錄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

苦勞求然後爲得耶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典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  
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  
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

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漢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克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



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  
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  
於家安生旣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擢名於後者劉焯  
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  
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  
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  
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殫相  
望融旣饑困乃悔而歎息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

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鬼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理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尅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尅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尅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亭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旣博。吾

貴人可知  
矣不必由  
此之津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  
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  
違忤勢家。遂爲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  
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  
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龐  
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旣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  
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  
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  
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  
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  
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  
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崇吾矛  
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  
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懼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已、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



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太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閔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  
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  
年七十四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

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威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牒又注旅葬讀曰毫謂是道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蒼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其是觀歛之制與徒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

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敖受學鄭玄之。

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



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  
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  
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  
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  
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  
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  
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  
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  
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

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勤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

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擊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條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

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宋陳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本  
體  
孝  
廉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官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場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彼乃出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中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



恩雖死不恨，剗切愈至。後致仕，陪葬昭陵。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侯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有如安國以四嶽爲四人，以傳說板築爲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爲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永平之間，迂闊怪妄，引

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

元黃澤

附趙涉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贖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

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饑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然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感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

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當是時，唯臨川吳澄，詳學正道，遺諸經，最爲知澤者，嘗拜集賢之命，揚而還，著

卷之九

揚而還

著

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

著經也，其志

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

將前無

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觀之，謂學

者

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歸之。然澤雅自  
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  
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  
無益也。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  
人。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  
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  
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  
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  
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  
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

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門人惟新安趙汭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汭始拜澤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

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訪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于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椿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仿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仿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

趙汭始就外傳，受四書，卽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



六經經義，平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又  
之。汝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  
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  
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授洪都，沆再往  
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某  
愴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  
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沆敬起  
謝之。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  
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  
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

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  
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稽於  
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  
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  
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

